大般涅槃经三卷

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涅槃部

大般涅槃经卷上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毗耶离大林中重阁讲堂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而与阿难，于晨朝时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还归所止，食竟洗漱，收摄衣钵，告阿难言：“汝可取我尼师坛来，吾今当往遮波罗支提入定思惟。”作此言已，即与阿难俱往彼处。既至彼处，阿难即便敷尼师坛，于是世尊结跏趺坐，寂然思惟。阿难尔时去佛不远，亦于别处，端坐入定。

世尊须臾从定而觉，告阿难言：“此毗耶离优陀延支提、瞿昙支提、庵罗支提、多子支提、娑罗支提、遮波罗支提，此等支提甚可爱乐。阿难，四神足人，尚能住寿满于一劫若减一劫；如来今者有大神力，岂当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？”

尔时，世尊既开如是可请之门以语阿难，阿难默然而不觉知。世尊乃至殷勤三说，阿难茫然，犹不解悟，不请如来住寿一劫若减一劫，利益世间诸天人民。所以者何？其为魔王所迷惑故。

尔时，世尊三说此语，犹见阿难心不开悟，即便默然。

尔时，魔王来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者宜般涅槃。善逝，今者宜般涅槃。所以者何？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，劝请世尊入般涅槃，世尊尔时而见答言：‘我四部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犹未具足，又未降伏诸余外道，所以未应入般涅槃。’世尊今者四部之众无不具足，又已降伏诸余外道，所为之事皆悉已毕，今者宜应入般涅槃。”

于时魔王如是三请，如来即便答言：“善哉！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，已自许汝，以四部众未具足故所以至今。今已具足，却后三月，当般涅槃。”

是时魔王，闻佛此语，欢喜踊跃，还归天宫。

尔时，世尊即便舍寿，而以神力住命三月。是时大地十八相动，天鼓自鸣，以佛力故，空中唱言：“如来不久当般涅槃。”诸天人众忽闻此声，心大悲恼，遍体血现。

是时，世尊即于彼处，而说偈言：

“一切诸众生，皆随有生死，

我今亦生死，而不随于有，

一切造作行，我今欲弃舍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是时，阿难见大地动，心大惊怖，而自念言：“今者何故忽有是相？如此之事非为小缘，我今当往咨问世尊。”作此念已，即从座起，到于佛前，头面礼足白言：“世尊，我向于彼别处思惟，忽见大地十八相动，又闻空中天鼓之声，心大怖惧，不知此相是何因缘？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大地震动，有八因缘：一者、大地依于水住，又此大水依风轮住，又此风轮依虚空住，空中有时猛风大起，吹彼风轮，风轮既动，彼水亦动，彼水既动，大地乃动；二者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有修神通始成就者，欲自试验故大地动；三者、菩萨在兜率天，将欲来下，降神母胎，故大地动；四者、菩萨初生，从右胁出，故大地动；五者、菩萨舍于王宫，出家学道，成一切种智，故大地动；六者、如来成道，始为人天转妙法轮，故大地动；七者、如来舍寿，以神通力住命而住，故大地动；八者、如来般涅槃时，故大地动。阿难，当知地动因缘，有此八事。

“阿难，有八部众：一者、刹利，二者、婆罗门，三者、长者居士，四者、沙门，五者、四天王，六者、忉利天，七者、魔王，八者、梵王。此八部众，我观其根应得度者，随所现形而为说法，彼亦不知是我所说。

“阿难，有八胜处：一者、内有色想，外观色少境界；二者、内有色想，外观色无量境界；三者、内无色想，外观色少境界；四者、内无色想，外观色无量境界；五者、观一切色青；六者、观一切色黄；七者、观一切色赤；八者、观一切色白。此是行者上胜之法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八解脱：一者、内有色想，外观色；二者、内无色想，外观色不净思惟；三者、净解脱；四者、空处解脱；五者、识处解脱；六者、无所有处解脱；七者、非想非非想处解脱；八者、灭尽定解脱。此亦复是行者胜法。若能究竟此等法者，即于诸法自在无碍。

“阿难知不？我于往昔初成道时，度优楼频螺迦葉在尼连禅河侧。尔时，魔王来至我所，而请我言：‘世尊，今者宜般涅槃。善逝，今者宜般涅槃。何以故？所应度者皆悉解脱，今者正是般涅槃时。’如是三请，我即答言：‘今者未是般涅槃时。所以者何？我四部众未具足故。所应度者皆未究竟，诸外道众又未降伏。’如是三答。魔王闻已，心怀愁恼，即还天宫。向者又来，而请我言：‘世尊，今者宜般涅槃。善逝，今者宜般涅槃。所以者何？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，劝请世尊而般涅槃，世尊尔时即答我言：“我四部众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犹未具足，又未降伏诸余外道，是以未应

入般涅槃。”世尊，今者四部之众无不具足，又已降伏诸余外道，所为之事皆悉已毕，今者宜应入般涅槃。’魔王乃至如是三请，我即答言：‘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，已自许汝，以四部众未具足故所以至今。今已具足，却后三月，当般涅槃。’魔王闻我作此语已，欢喜踊跃还归天宫。我既于此受魔请已，即便舍寿，住命三月，以是因缘，大地震动。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此语，心大悲恼遍体血现，涕泣流泪，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，哀愍我等，住寿一劫若减一劫，利益世间诸天人民。”如是三请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汝今非是请如来时。所以者何？我已许魔，却后三月，当般涅槃。汝今云何而请住耶？阿难，汝侍我来，颇曾闻我说二言不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实不曾闻天人之师有二言也。我于往昔曾闻，世尊为四部众而说法言，四神足人则能住寿，满足一劫若减一劫，况复如来，无量神力自在之王，今更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，而便舍寿，住命三月？唯愿世尊，哀愍我等，住寿一劫若减一劫。”

尔时，世尊答阿难言：“我今所以便舍寿者，正由汝故。所以者何？我前于此向汝说言：‘四神足人尚能住寿，满足一劫若减一劫；如来今者有大神力，岂当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？’乃至如是殷勤三说，开劝请门，而汝默然，曾不请我住寿一劫若减一劫，是故我今住命三月。汝今云何方请我住？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此语，决定知佛入般涅槃不可劝请，心生苦痛，闷绝懊恼，泣涕流连，不能自胜。

尔时，世尊既见阿难生大苦恼，而以梵音安慰之言：“阿难，汝今勿生忧悲，有为之法皆悉如是，一切合会无不别离。”

世尊即便而说偈言：

“一切有为法，皆悉归无常，

恩爱和合者，必归于别离，

诸行法如是，不应生忧恼。”

于是阿难流泪而言：“天人之师，无上大尊，不久应当入般涅槃，我今云何而不忧恼？”即便拍头高声唱言：“呜呼苦哉！世间眼灭！众生不久失于慈父。”

尔时，世尊又告阿难：“汝今不应生于忧恼，设住一劫若减一劫，会亦当灭。有为之法，性相如是，汝勿于我独生苦也。我今欲还重阁讲堂，汝可取我尼师坛来。”

于是，世尊即与阿难俱，共还归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汝今可语，此大林中重阁讲堂诸比丘众，皆悉令往大集讲堂。”阿难奉敕，即便普语诸比丘众：“世尊皆令往大集堂。”比丘集已，阿难白佛：“诸比丘众悉皆已集，唯愿如来，自知其时。”

尔时，如来从重阁讲堂，往大集堂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我昔为汝所说诸法，常思惟之，诵习勿废，净修梵行，护持禁戒，福利世间诸天人民。诸比丘，我昔为汝说何等法，汝思惟之，勿生懈怠？三十七道品法，所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圣道分，汝应修习精勤思惟，此法能令到解脱处。复次，比丘，一切诸法皆悉无常，身命危脆犹如惊电，汝等不应生于放逸。汝等当知，如来不久，却后三月，当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我欲弃捐此，朽故之老身，

今已舍于寿，住命留三月。

所应化度者，皆悉已毕竟，

是故我不久，当入般涅槃。

我所说诸法，则是汝等师，

顶戴加守护，修习勿废忘。

汝等勤精进，如我在无异，

生死甚危脆，身命悉无常，

常求于解脱，勿造放逸行，

正念清净观，善护持禁戒，

定意端思惟，摄情于外境。

若能如此者，是则护正法，

自到解脱处，利益诸天人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此语，心大苦痛，涕泣交流，遍体血现，迷闷懊恼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住寿，勿般涅槃，利益众生，增长人天。唯愿住寿，勿般涅槃，开诸众生智慧之眼。一切众生堕于黑暗，唯愿如来，为作明照。一切众生皆悉漂没生死大海，唯愿如来，为作舟航。”举手拍头，捶胸大叫：“呜呼苦哉！如来不久当般涅槃，一切众生何所归依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一切诸法皆悉无常，恩爱合会无不别离。汝等不应请我住世。何以故？今者非是劝请我时。向为汝等略说法要，当善奉持如我无异。”日既晚暮，世尊即与阿难俱共还归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既至明旦著衣持钵，而与阿难入城乞食，既得食已，即便还归重阁讲堂。食讫澡漱，与诸比丘往干荼村，路经毗耶离城。世尊回顾，向城而笑。阿难即便头顶礼足，而问佛言：“无上大尊，非无因缘而妄笑也。”

佛即答言：“阿难，我今所以向城笑者，正为最后见此城故。”当于如来说此言时，虚空之中，无云而雨。

于是，阿难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甚为奇特！虚空清净，无有气翳，忽然而降如此密雨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知之不？虚空诸天，闻我说言最后见于毗耶离城，心大懊恼，悲感涕泣。此是天泪，非为雨也。”

尔时，阿难及诸比丘，闻佛此语，心复悲恼，闷绝躃地，而白佛言：“今者天人，极大苦痛，世尊云何而欲委舍般涅槃耶？”

尔时，如来即以梵音而安慰之：“汝等不应生于忧苦。”

诸比丘言：“世尊今者最后见于毗耶离城，不久便当入般涅槃，我等云何而不忧苦？”如是展转，人人相告，乃至声彻诸离车等。

时诸离车，闻此语已，心怀悲恼，遍体血现，举手拍头，捶胸大叫：“呜呼苦哉！世间眼灭，众生于今无所归依。”互相语言：“我等今者，应往佛所劝请世尊，住毗耶离，住寿一劫若减一劫，利益世间诸天人民。”即便严驾疾往佛所，既出城门遥睹如来，又见阿难及诸比丘，涕泣流连，闷绝懊恼。

诸离车等倍增悲恸，前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今者欲般涅槃，一切众生失智慧眼，方当在于黑暗之中，云何能见所应行处？唯愿世尊，住寿一劫若减一劫。”如是三请，佛即答言：“有为之法，皆悉无常，设住一劫若减一劫，亦归无常。”

尔时，如来即说偈言：

“须弥虽高广，终归于消磨，

大海虽渊旷，会亦还枯竭，

日月虽明朗，不久则西没，

大地虽坚固，能负荷一切，

劫尽业火燃，亦复归无常，

恩爱合会者，必归于别离。

过去诸如来，金刚不坏身，

亦为无常迁，今我岂独异？

诸佛法如是，汝等不应请，

勿偏于我上，而更生忧恼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告诸离车：“汝等可止啼泣之情，谛听如来最后所说。”

诸离车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愿乐欲闻。”

于是，如来敷尼师坛，结跏趺坐，诸比丘众及以离车，强自抑忍，各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离车言：“汝等当知，有七种法，日就增进，而不减损：一者、欢悦和同，无相违逆；二者、共相晓悟，讲论善业；三者、护持禁戒，及持礼仪；四者、恭敬父母及余尊长；五者、亲戚和睦，各相承顺；六者、国内支提，修理供养；七者、奉持佛法，亲敬比丘及比丘尼，爱护优婆塞及优婆夷。如是七法，若受行者，令人威德日就增进，国土炽盛，人民丰乐。汝等从今至尽形寿，当奉持之，无得懈怠。”

时诸离车即白佛言：“我等若于此七法中修行一事，尚能令我威德增进，况复具足修行七法！善哉！世尊，我等今者便得福利，当尽形寿奉持不忘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从今亦当修习七法之行：一者、欢悦和谐，犹如水乳；二者、常共集会，讲论经法；三者、护持禁戒，不生犯想；四者、恭敬于师及以上座；五者、料理爱敬阿练比丘；六者、劝化檀越，修营三宝所止住处；七者、勤加精进，守护佛法。汝等当知，若有比丘行此七法，功德智慧日就增进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更有七法，汝等当修：一者、不如白衣营资生业；二者、不作戏论调谑之言；三者、不乐睡眠废于精勤；四者、不论世间无益之事；五者、远恶知识，近于善友；六者、正念，不生邪想；七者、若于佛法有所得者，更求胜进。汝等若能行此七法，功德智慧日就增长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更有七法，汝等当行：一者、于佛法僧生坚固信；二者、有惭；三者、有愧；四者、心常乐于多闻；五者、心不轻躁；六者、乐闻经义；七者、乐修智慧。汝等若能修此七法，功德智慧日就增长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更有七觉意法，汝等当行：一者、择法；二者、精进；三者、喜；四者、念；五者、定；六者、猗；七者、舍。汝等若能行此七法，功德智慧日就增长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更有七法：一者、观于无常；二者、观于无我；三者、观于不净；四者、观苦；五者、不乐世间；六者、不著五欲；七者、勤修寂灭。汝等若能行此七法，功德智慧日就增长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更有七法，汝等当行：一者、身常行慈；二者、口常行慈；三者、意常行慈；四者、若有檀越种种布施，平等分与无使有偏；五者、于深妙法乐说不厌；六者、不以世间典籍而教于人；七者、见非同学不生憎嫉。汝等若能修此七法，功德智慧日就增长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更有七法，汝等当行：一者、于九部法善能分别；二者、善解其义；三者、行道诵习，皆得其时；四者、行住坐卧，善得仪中；五者、为人说法，并自量忖，以其所长而以教人；六者、若婆罗门、刹利、长者、居士，来欲听法，当善筹量，随根为说；七者、善别愚智。汝等若能行此七法，功德智慧日就增长，则能守护我之正法。”

尔时，国中诸离车妻，闻佛不久当般涅槃，今者最后见毗耶离，心大懊恼，悲泣流连，各与五百眷属，各办五百乘车，载供养具，种种庄严，车牛白者悬素幡盖，如是玄黄各随牛色，次第出城，往至佛所。

尔时，世尊遥见彼来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此诸离车妻，前后导从，极严丽不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唯然见之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毗耶离、离车长者及以其妻，出入之仪，甚为光饰，与忉利天等无异也。”

时离车妻既到佛所，头面礼足，悲泣流连，不能自胜，以诸供具而供养佛，白言：“世尊，唯愿住寿教化众生。世尊，今若般涅槃者，我等盲瞑，永无开悟。受生薄福为此女身，恒有限碍不得自在，无缘而数亲近世尊，世尊便欲般涅槃者，我等善根日就减损。”

尔时，如来而答之言：“汝等从今至尽形寿，精勤持戒，如人护眼，意念端直，勿生谄嫉，此便即是常得见我。”

诸离车妻闻佛此语，倍增悲绝，不能自胜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庵婆罗女，颜容端正世界第一，闻佛不久当般涅槃，最后见于毗耶离城，心怀悲懊，涕泣交流，即与五百眷属，严五百乘车，次第出城，往诣佛所。

尔时，世尊遥见彼来，告诸比丘：“庵婆罗女，今来诣我，形貌殊绝，举世无双。汝等皆当端心正念，勿生著意。比丘当观此身，有诸不净，肝、胆、肠、胃、心、肺、脾、肾、屎尿、脓血充满其中，八万户虫居在其内，发毛爪齿、薄皮覆肉、九孔常流，无一可乐。又复此身，根本始生，由于不净。此身所可往来之处，皆悉能令不净流溢。虽复饰以雕彩，熏以名香，譬如宝瓶中藏臭秽。又其死时，膖胀腐烂，节节支解，身中有虫而还食之，又为虎狼鸱枭雕鹫之所吞噬。世人愚痴，不能正观，恋著恩爱，保之至死，横于其中而生贪欲。何有智者而乐此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虽复佩璎珞，香华自严饰，

屎尿及唾洟，不净藏其内。

众生保惜之，迷惑不觉悟，

犹如灰覆火，愚人蹈其上。

智者当远离，勿生染著心。”

尔时，庵婆罗女到于佛前，头面礼足，以诸供具而供养佛，衔泪呜咽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，住寿住世，不般涅槃，利益世间诸天人民。世尊若定般涅槃者，一切众生无复奖导，犹如婴儿失于慈母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告之言：“一切诸行，性相如是，汝今不应生于悲恼。”世尊即便普为来众而说法言：“汝等从今护持禁戒，勿得亏犯。破戒之人，天龙鬼神所共憎厌，恶声流布，人不喜见；若在众中独无威德，诸善鬼神不复守护；临命终时，心识怖惧，设有微善悉不忆念；死即随业受地狱苦，经历劫数然后得出；复受饿鬼、畜生之身，如是转转无解脱期。比丘持戒之人，天龙鬼神所共恭敬，美声流布，闻彻世间；处大众中威德明盛，诸善鬼神常随守护；临命终时正念分明，死即生于清净之处。”

当于如来说此法时，六万八千那由他天人八部，远尘离垢得法眼净，六十比丘漏尽意解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离车及与其妻，并庵婆罗女：“我今欲进干荼村中，汝等可各还归所止。当知诸行皆悉无常，但当修行我所说法，勿如婴儿涕泣悲恼。”世尊即便从座而起。

时诸离车及与其妻、庵婆罗女，闻佛此言，捶胸拍头，号啕大叫，缘路随佛不肯旋返。世尊既见恋慕情深，非是言辞所可安慰，即以神力化作河水，涯岸深绝，波流迅疾。

时诸离车及以眷属、庵婆罗女，既见如来与比丘众在彼河岸，倍增悲恸，闷绝躃地，而以微声共相谓言：“是处那忽有此大河，而复乃尔波湍惊急？当是如来见于我等随从不舍，而故作此，绝行道耳。”

时诸离车及以其妻、庵婆罗女，既不得渡，心倍踊跃，俯仰哽咽，绝望乃还。

尔时，如来至干荼村北林中住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知，有四种法：一戒、二定、三慧、四解脱。若不闻知此四法者，斯人长夜在生死海。我于往昔若不闻知此四法者，不能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于是，世尊即说偈曰：

“戒定慧解脱，我若不久闻，

不能疾得证，无上正真道。

汝等宜精进，修习此四法，

能断生死苦，天人上福田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为诸比丘分别广说此四法义。当于如来说此法时，千二百比丘即于诸法，漏尽意解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即从座起，趣于象村、庵婆罗村、阎浮村乃至到于善伽城。到彼城已，与诸比丘，前后围绕，在一处坐。

于是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，当勤观察：一者、苦谛，二者、集谛，三者、灭谛，四者、道谛。比丘，苦谛者，所谓八苦：一、生苦，二、老苦，三、病苦，四、死苦，五、所求不得苦，六、怨憎会苦，七、爱别离苦，八、五受阴苦。汝等当知，此八种苦，及有漏法，以逼迫故，谛实是苦。集谛者，无明及爱，能为八苦而作因本，当知此集，谛是苦因。灭谛者，无明爱灭绝于苦因，当知此灭，谛实是灭。道谛者，八正道——一、正见，二、正念，三、正思惟，四、正业，五、正精进，六、正语，七、正命，八、正定。此八法者，谛是圣道。若人精勤，观此四法，速离生死，到解脱处。汝等比丘，若于此法已究竟者，亦当精勤为他解说。我若灭后，汝等亦应勤思修习。”

当于如来说此法时，五百比丘漏尽意解成阿罗汉，虚空诸天其数四万，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决定说：

“一者、若有比丘乐欲说法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亲从佛闻如是法，善解其义，受持读诵，极自通利。汝等宜应请之令说，应随所闻善自思惟，为修多罗，为是毗尼，法相之中有此法耶？若修多罗及以毗尼、法相之中，有此法者，宜应受持，称赞善哉。若修多罗及以毗尼、法相之中，无此法者，不应受持，亦勿称赞。’当知此法非我所说。

“二者、若有比丘乐欲说法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于某处比丘僧众闻如是法，善解其义，受持读诵，极自通利。汝等宜应请之令说，随所闻法善自思惟，为修多罗，为是毗尼，为是法相有此法耶？若修多罗及以毗尼、法相之中，有此法者，宜应受持，称赞善哉。若修多罗及以毗尼、法相之中，无此法者，不应受持，亦勿称赞。’当知此法非我所说，亦复非彼比丘众说。

“三者、若有比丘乐欲说法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亲从彼某僧伽蓝、某阿练若住处，众多上座比丘，悉皆多闻，聪明智慧，闻如是法，善解其义，受持读诵，极自通利。汝等宜应请之令说，应随所闻，善思惟之，为修多罗，为是毗尼，为是法相中有此法耶？若修多罗及以毗尼、法相之中，有此法者，宜应受持，称赞善哉。若修多罗及以毗尼、法相之中，无此法者，不应受持，亦勿称赞。’当知此法非我所说。

“四者、若有比丘乐欲说法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亲从某僧伽蓝、某阿练若住处，有一上座比丘，智慧多闻，闻如是法，善解其义，受持读诵，极自通利。汝等宜应请之令说，应随所闻，善思惟之，为修多罗，为是毗尼，为法相中有此法耶？若修多罗及以毗尼、法相之中，有此法者，宜应受持，称赞善哉。若修多罗及以毗尼、法相之中，无此法者，不应受持，亦勿称赞。’当知此法非我所说。

“汝等宜应善分别此四决定说，又亦以此分别说法传授余人。设我在世及般涅槃，虚伪真实，以此知之。”

时诸比丘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我等从今当能分别佛说、魔说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从座而起，趣鸠娑村。到彼村已，与比丘众前后围绕，坐一树下。时彼村中，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闻佛至已，皆悉驰竞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者与诸比丘故来此村，别有余趣？”

于是，如来即答之言：“我却后三月，当般涅槃。从毗耶离城遍历村邑，次第到此。”

尔时，诸人闻佛此语，悲泣懊恼，闷绝躃地，举手拍头，捶胸大叫，唱如是言：“呜呼苦哉！世间眼灭！我等不久，失所归导。”垂涕白言：“唯愿世尊，住寿一劫若减

一劫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答之言：“汝等不应生此悲恼。所以者何？有为之法，性相如是。汝等可舍忧恼之情，静心听我最后所说。”于是诸人强自抑忍，低头默听。

时彼座中，有一婆罗门，名弗波育帝，聪明智慧，博闻强记。尔时，如来即告之言：“汝等当知，在家之人有四种法，宜应修习：一者、恭敬父母，尽心孝养；二者、恒以善法，训导妻子；三者、愍念僮仆，知其有无；四者、近善知识，远离恶人。汝等若恒行此四法，现世为人之所爱敬，将来所生常在善处。

“复次，弗波育帝，在家之人有四乐法：一者、不负他财，无惭愧色；二者、极大巨富，自惜不用，父母、妻子、亲戚、眷属皆不给与，又不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；三者、极大巨富，身著丽服，口恣上味，供养父母、亲戚、眷属皆悉给与，奉事沙门及婆罗门；四者、身口意业，并不为恶，聪明智慧，乐欲多闻。汝等当知，在家之人，虽复有此四种之乐，而不负他债及以悭贪，此法名为最下之乐；好行布施，名为中乐；身口意业不造于恶，聪明智慧，乐于多闻，此法名为上胜之乐。”

尔时，如来而说偈言：

“不负债及悭，斯名为下乐；

有财行布施，此名为中乐；

身口意业净，智慧乐多闻，

此则为上乐，慧者之所行。

汝等从今日，乃至尽形寿，

长幼互相教，行此中上法。”

大般涅槃经卷中

尔时，弗波育帝等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从今以中上法，互相开导。”

于是，弗波育帝等五百人，即于佛前，受三归依并及五戒。弗波育帝等重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，及比丘僧，明受我供。”

于时，如来默然许之。弗波育帝等知佛许已，即从座起，与其来众，礼佛而退。还到其舍，通夕办好香美饮食。既至明日，食时将到，遣信白言：“唯愿世尊，自知其时。”于是如来与比丘僧，前后围绕，往诣其舍，次第而坐。

弗波育帝见佛及僧悉安坐已，便起行水，手自斟酌诸美饮食。余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，有五百人，各赍美馔，亦在其舍，共供养佛。时诸比丘，当于食上，有不善摄身威仪者，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既见之已，心不欢喜。

尔时，世尊知众人心，而普告言：“汝等当知，如来正法，深旷如海，不可测量。又复大海，有诸众生，身体极大，长万六千踰阇那，或复身长八千踰阇那，或复身长四千踰阇那，或复身长千踰阇那，或复身长一寸半寸，乃至极微。如来法海亦复如是，其中或有得阿罗汉，具足三明及以六通，有大威德福天人者，其中亦有得阿那含者、斯陀含者、须陀洹者，亦复有得四果向者，乃至亦有凡夫之人未得法利者。是故汝勿于法海中而生碍心。”

于是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一切众川流，皆悉归大海，

若饭佛及僧，福归己亦然。”

尔时，如来说此偈已，又为众人说种种法。于时，弗波育帝等五百人，于诸法中远尘离苦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与比丘僧从座而起，更复前行，趣波波城。弗波育帝等五百人，悲号啼泣，奉送如来，徘徊顾慕，绝望乃返。

尔时，世尊既至彼城。彼城之中，有工巧子，名曰淳陀。其人有园，极为闲静。如来即便与诸比丘，前后围绕，往住彼园。是时，淳陀闻佛及僧来其园中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与其同类俱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“不审世尊，何缘来此？有他趣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即答之言：“我今所以来至此者，不久应当入般涅槃，是以故来最后相见。”

是时，淳陀及其同类闻佛此语，心大悲恼，闷绝于地良久，微声而白佛言：“世尊今者舍诸众生，不慈念耶？云何便欲入般涅槃？唯愿世尊，住寿一劫若减一劫。”即又拍头捶胸大叫，作如是言：“呜呼苦哉！世间眼灭！一切众生从今以后，没生死海，未有出期。所以者何？无上导师般涅槃故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淳陀言：“汝今不应生苦恼也。一切诸行，法皆如是，悉为无常之所迁变，合会恩爱，必有别离，是故汝今勿生忧恼。”

尔时，淳陀即白佛言：“我今亦知诸行无常，合会恩爱，皆悉别离。然无上尊当般涅槃，我今云何而不悲恼？”

尔时，世尊即为淳陀说种种法，淳陀闻已，忧悲小歇，便从座起，整身威仪，偏袒右肩，顶礼佛足白言：“世尊，唯愿明日受我薄供。”世尊即便默然许之。

尔时，淳陀知佛许已，礼足而退。淳陀还舍，通夕办于多美饮食。至明食时，遣信白佛：“唯愿世尊，自知其时。”

于是，如来与诸比丘，前后围绕，往诣其舍，次第就坐。是时，淳陀见佛坐已，即便行水，手自斟酌，下诸精馔。世尊及僧食竟洗钵，还归本坐，淳陀亦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淳陀言：“汝今已作希有之福，最后供饭佛、比丘僧，如此果报无有穷尽。一切众生所种诸福，无有能得等于汝者，宜应自生欣庆之心。我今最后受汝请讫，更不复受他余供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汝今已建立，希有之功德，

最后得供饭，佛及比丘僧。

功德日增长，永无穷竭时，

汝今宜自应，深生欣庆心，

一切所造福，无有等汝者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语阿难：“我今身痛，欲疾往彼鸠尸那城。”

尔时，阿难与诸比丘并及淳陀，闻佛此语，生大苦痛，号泣流连，不能自胜。于是，世尊即从座起，与诸比丘前后围绕，趣向彼城。

尔时，淳陀亦与眷属随从如来，世尊中路止一树下，语阿难言：“我于今者，极患腹痛。”即将阿难去树不远，而便下血，既还树下，而敕阿难：“汝可取我僧伽梨衣，四叠敷地，我欲坐息，不堪复前。”

阿难受敕，世尊即便坐息树下，又告阿难：“我今患渴，汝可往至迦屈嗟河，取净水来。”

阿难答言：“向有商人，五百乘车，从河而过，其水必浊，恐不堪饮。”如是再三敕于阿难，阿难然后持钵而去。既到河上，见水澄清，心大怖惧，身毛皆竖，而自念言：“我于向者，见诸商人五百乘车，经此水过，意谓犹浊，不言便清，致令屡逆如来之

敕。”即持水归而以供奉，作如是言：“甚奇世尊！向见商人五百乘车，从河而渡妨于前后，十日之中犹未应清。世尊神力，俄尔之顷，而便澄洁。”世尊即便受水饮之。

尔时，有一满罗仙人之子，名弗迦娑，是彼迦兰仙人弟子，从鸠尸那诣波波城。忽于中路而见如来坐息树下，合掌问讯却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“夫出家法，坐禅之业最为第一，调伏情根，使心不乱，专精寂静，莫能惊恐。所以者何？忆念往昔随从我师迦兰仙人，行于道路，既患疲乏，近于路侧，止息树下，我师即便坐禅思惟。当尔之时，有诸商人乘五十乘车从前而过，我师尔时犹故寂默，身不动摇，如是良久方从禅起。我即便往而白师言：‘尊向在此坐禅之时，有诸商人五十乘车经前而过，声如雷震，不审尊向为见之不？’师答我言：‘都无所见。’又复问言：‘闻其声不？’亦答：‘不闻。’即复白言：‘尊今衣上所以有此尘土污者，是彼车过故致尔耳。’我于尔时，深生奇特，知坐禅法极可敬重，善摄情根无能乱者。”

尔时，世尊答弗迦娑：“汝向所说，非为奇特。所以者何？若复有人，非是熟眠，亦复不入于灭尽定，端心坐禅，五百乘车从其前过，此人于时不觉不闻，如是乃可名为奇特。复次，弗迦娑，斯亦未足为大奇特。若复有人正念坐禅，遇天霹雳雷电震曜，时有耕者兄弟二人，闻此惊怖应声而死，又有四牛亦皆顿绝，而坐禅者不觉不闻，斯可得名为奇特不？”

弗迦娑言：“五百乘车从前而过，不觉不闻已为奇特，况复霹雳震曜动地而不闻觉！极为希有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弗迦娑：“我于往昔在阿车摩村，于一树下端坐思惟。时有商人五百乘车经我前过，而我禅思不觉不闻。诸商人等经过良久，我方出定。时彼商人遥见我起，皆悉竞来，见我身上尘坌污衣，即便拂之，而问我言：‘我等向者，五百乘车从此而过，世尊见不？’即便答言：‘我不见也。’彼复问言：‘世尊自可闭目不视，为闻声不？’我又答言：‘亦不闻声。’商人又问：‘世尊为眠，为是入于灭尽定耶？’我又答言：‘我向不眠，亦非入定，但在禅思，故无闻见。’彼诸商人闻我此言，极生奇特叹未曾有，而作是言：‘坐禅之力，乃能如此。’我即为其说种种法，时彼商众悉于诸法，远尘离垢得法眼净。

“复次，弗迦娑，我于往日在彼村侧，田间独坐寂默禅思，不久忽然天大霹雳，雷电风雨震动天地。时有耕者兄弟二人，忽闻此声同共怖死，又有四牛亦复顿绝。时彼村人，闻有耕者二人怖死，或是父母、妻子、知识，合村相随，涕泣来看。我于尔时方从禅觉，见地泥水，又有众人集聚号哭。有一人来，我即问言：‘何故人众聚此悲泣？’彼人答言：‘世尊，向者不觉雷电霹雳声耶？我村之中，兄弟二人在此而耕，同时为于

霹雳所杀，及以四牛亦皆俱死。云何世尊而不觉知？如来向者为是得眠？为是入于灭尽定耶？’即答之言：‘我向不眠，亦不入定，端寂坐禅，故不闻耳。’是时彼人闻佛此语，深生奇特叹未曾有，心自念言：‘坐禅乃有如此之力。’我即为其种种说法，既闻法已，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。”

时弗迦娑闻佛此言，生希有心，而白佛言：“本见我师坐禅之时，五十车过而不闻知，谓为奇特。今者如来说此二事，百千万倍不可为比，如来禅力不可思议。”即便从佛受三归依。如来为说种种妙法，其闻法已，心开意悟，远尘离垢得法眼净。即语侍人：“汝可取我金色劫贝二张持来，我欲上佛。”侍人奉敕，即取将来。

时弗迦娑手执劫贝，长跪佛前而作是言：“我今以此奉上世尊，唯愿哀愍，即赐纳受。”

尔时，世尊答弗迦娑：“我今为汝受取一张，可以一张施于阿难。所以者何？阿难日夜亲侍我侧，且又今日看我疾病。若有施主，施于病人及看病者，斯则名为满足大施。”

时弗迦娑闻佛此语，欢喜踊跃，即以一张置佛足下，又持一张至阿难所，长跪白言：“我今以此奉施尊者，唯愿纳受。”

阿难答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能信天人师言，令汝长夜永得安乐，我为汝受。”

于是，弗迦娑还至佛所，如来即复为说诸法，其闻法已，得阿那含果。

时弗迦娑复白佛言：“我今欲于佛法出家。”佛即唤言：“善来比丘。”须发自落，袈裟著身，即成沙门，得阿罗汉。

尔时，如来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青黄赤白玻瓈红色。于是阿难顶礼佛足，长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“不审世尊，有何因缘，而现此瑞？”

佛即答言：“阿难，当知我有二时放大光明：一者、在菩提树欲成佛时放大光明；二者、欲般涅槃放大光明。阿难知不？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尽于夜分般涅槃时，亦复如是。汝今当知，我于今者后夜分尽，在鸠尸那城力士生地，熙连河侧娑罗双树间，入般涅槃。”说此语已，诸比丘众，虚空诸天，悲号啼泣不能自胜。

尔时，世尊与比丘众到迦屈蹉河。世尊即便入河洗浴，洗浴讫已，共比丘僧坐于河侧。

尔时，淳陀心自咎责：“世尊因受我之供饭，而患腹痛，欲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淳陀心，告阿难言：“汝今当知，一切众生勿自责言，如来因受我之供饭，致使身患而般涅槃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出世，有二种人，获福最上：一者、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而来奉施；二者、如来临欲般涅槃时，最后供饭。此二人福正等无异，所获果报不可称计。如此二施难可值遇，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告淳陀：“汝今心意正有此念，不应自生如此悔责，已获无上难得之宝，宜应自生庆幸之情。百千万劫，佛名难闻；虽得闻名，见佛又难；虽得见佛，供养又难；虽得供养，在此二施，亦又甚难。汝今已果，不久当获辩才、智慧、色、力、寿命。”

尔时，淳陀闻佛此语，心生欢喜不能自胜，而白佛言：“快哉！世尊，我今已得如此大利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布施者获福，慈心者无怨，

为善者消恶，离欲者无恼，

若行如此行，不久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告淳陀言：“汝今应以最后施福，广为人说，令得闻者长夜获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我今欲进鸠尸那城力士生地，熙连河侧娑罗双树间。”

阿难白言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于是，如来与诸比丘前后围绕，而便进路渡熙连河，住鸠尸那城力士生地娑罗林外，语阿难言：“汝可往至娑罗林中，见有双树，孤在一处，洒扫其下，使令清净，安处绳床，令头北首。我今身体极苦疲极。”

尔时，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此语，倍增悲绝。阿难流泪奉敕而去，至彼树下洒扫敷施，皆悉如法，还归白言：“洒扫敷施，皆悉已毕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入娑罗林，至双树下，右胁著床，累足而卧，如师子眠，端心正念。

尔时，双树忽然生华，堕如来上。世尊即便问阿难言：“汝见彼树非时生华供养我不？”阿难答言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尔时，诸天龙神八部，于虚空中雨众妙华、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曼殊沙华、摩诃曼殊沙华而散佛上，又散牛头栴檀等香，作天伎乐歌呗赞叹。佛告阿难：“汝见虚空诸天八部供养我不？”

阿难白言：“唯然，已见。”

世尊又复告阿难言：“欲供养我报于恩者，不必以此香华伎乐。净持禁戒，读诵经典，思惟诸法深妙之义，斯则名为供养我也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，名优波摩那，如来昔日未取阿难为侍者时，其恒执事看视如来。时优波摩那，既见如来卧双树下，心大苦恼，在佛前立。

尔时，世尊而告之言：“汝今不须当我前倚。”优波摩那即却一面。

尔时，阿难心生疑念：“我侍佛来经历年载，未曾见佛作如此语。今日何故不听前立？如来今者不久便当入般涅槃，而复不听在前悲泣。”

于是，阿难即礼佛足，长跪叉手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从昔来侍佛至今，数数在于世尊前立，而未曾闻令我却退。今者何故语优波摩那使避前耶？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诸天龙神八部之众，闻我在于娑罗双树右胸而卧，皆悉竞来瞻视于我，从虚空中累至于地，四面充满，各三十二踰阇那。此优波摩那比丘，当我前立，天龙八部生不喜心，作如是念：‘如来今者在双树间，不久便当入般涅槃，我等最后瞻视之时，而此比丘当佛前立。’以是因缘故令之却。阿难知不？今此八部，或有悲泣不能自胜，或有懊恼迷闷欲绝，或有以手自拔头发，或有牵绝严身具者，悉皆同声唱如是言：‘如来今者入般涅槃，何其速哉！如来出世难可值遇，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，而今不久入般涅槃。呜呼苦哉！世间眼灭！我等从今谁为归导。’离欲诸天皆悉叹言：‘呜呼世间极为无常，无有受生不归灭者！’又彼诸天共相谓言：‘世尊昔日或在毗耶离城，或在王舍城，或在舍卫国并及余处，安居讫已，诸比丘众从四方来，问讯世尊。我等因此，得于路侧见诸比丘，礼拜供养，听受经法，长获福利。世尊今者既般涅槃，诸比丘僧安居竟已，无复问讯，游行处所。我等不复得于路侧见诸比丘，礼拜供养，听受经法，从今永失如此福利。’”

尔时，如来告阿难言：“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于我灭后，能故发心往我四处，所获功德不可称计，所生之处常在人天，受乐果报无有穷尽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如来为菩萨时，在迦比罗旆兜国蓝毗尼园所生之处；二者、于摩竭提国，我初坐于菩提树下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；三者、波罗奈国鹿野苑中，仙人所住转法轮处；四者、鸠尸那国力士生地，熙连河侧娑罗林中双树之间，般涅槃处。是为四处。若比

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并及余人外道徒众，发心欲往到彼礼拜，所获功德悉如上说。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此语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从今者当普宣告诸四部众知此四处，若往礼拜功德如是。”

尔时，阿难复白佛言：“若有善心诸优婆夷，善持戒行，乐听经法，欲见比丘，我等从今当云何耶？”

佛言：“汝等从今勿与相见。”

阿难言：“若脱遇会与之相逢，当复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勿与共语。”

阿难言：“若不共语，其脱咨请，欲闻经法，当复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应为说法，但当善摄汝身口意。”

尔时，阿难而白佛言：“我等从今如是奉行。”

尔时，阿难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入于般涅槃后，供养之法，当云何耶？”

佛言：“汝今不应逆忧此事，但自思惟，于我灭后护持正法，以昔所闻，乐为人说。所以者何？诸天自当供养我身，又婆罗门及以诸王、长者、居士，此等自当供养我身。”

阿难言：“虽复天人自兴供养，然我不知应依何法？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供养我身，依转轮圣王。”

阿难又问：“供养转轮圣王，其法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供养转轮圣王之法，用新净绵及以细氎合缠其身，如是乃至积满千重。内金棺中，又作银棺盛于金棺，又作铜棺盛于银棺，又作铁棺盛于铜棺，然后灌以众妙香油。又复棺内，以诸香华而用涂散，作众伎乐歌呗赞颂，然后下盖。造大宝舆，极令高广，轩盖栏楯，众妙庄严，以棺置上。又于城中作阇维处，扫洒四面极令清净，以好栴檀及诸名香，聚为大藉。又于藉上，敷舒缯氎，施大宝帐，以覆其上。然后舆举，至阇维处，烧香散华，伎乐供养。绕彼香藉，周回七匝，然后以棺置香藉上，而用香油以浇洒之。燃火之法，从下而起。阇维既竟，收取舍利内金瓶中，即于彼处而起兜婆，表刹庄严，悬缯幡盖。诸人民等，恒应日日烧香散华种种供养。

“阿难当知，供养转轮圣王之法，其事如是。阇维我身，亦与王等。然起兜婆，有异于王，表刹庄严，应悬九伞。若有众生悬缯幡盖，烧香散华，及燃灯烛，礼拜赞叹我兜婆者，此人长夜获大福利。将来不久，他人亦复起大兜婆，供养其身。

“阿难当知，一切众生皆无兜婆，唯有四人得立兜婆：一者、谓如来、应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，慈愍众生，堪为世间作上福田，应起兜婆；二者、谓辟支佛，思惟诸法自觉悟道，亦能福利世间人民，应起兜婆；三者、谓阿罗汉，随所闻法思惟漏尽，亦能福利世间人民，应起兜婆；四者、谓转轮圣王，宿植深福，有大威德，王四天下，七宝具足，自行十善，又复劝于四天下人亦行十善，应起兜婆。阿难，当知若有众生以诸供具，而以供养此兜婆者，其所得福，渐次差降。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此语，心生懊恼，悲号啼泣，隐于佛后，相去不远，而以微声，作如是言：“我今犹是学地之人，于诸法中未得深味，而天人师一旦舍我入般涅槃，我当何时践解脱路？”即便举手攀一树枝，捶胸拍头，闷绝懊恼。

尔时，世尊问余比丘：“阿难即时为在何处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阿难今者在如来后，于一树下，啼泣懊恼。”

又告比丘：“汝可往彼语阿难言，天人之师，今欲见汝。”比丘便往，说如来旨。阿难既闻，即便来还，至于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倚立一面。

世尊于是问阿难言：“我于近日已为汝说，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合会恩爱必归别离，汝今何故犹生悲恼？复次，阿难，汝从往昔侍我至今，左右执事进止去来，及通宾客皆得宜节。又复见汝身口及意，皆悉清净无有瑕秽，汝获福利不可称计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阿难不应作此悲恼。所以者何？不久当得到解脱处。比丘当知，过去诸佛皆有侍者如今阿难，未来诸佛亦复如是。比丘当知，今此阿难，智慧深妙聪明利根，我从昔来所说法藏，阿难皆悉忆持不忘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阿难善知进止时节。若有人客欲来见我，阿难即先思量其时，世尊或应某时见诸比丘，或应某时见比丘尼，或应某时见优婆塞，或应某时见优婆夷，或应某时见婆罗门，或应某时见于刹利，或应某时见长者、居士，或应某时见诸外道。如是等众，若来见我及闻说法，皆悉多获功德福利。所以者何？悉是阿难通进见我，得其善根成熟时故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有四奇特希有之法：一者、若婆罗门来至转轮圣王之所，既到见王，颜容端正，威德高显，心生欢喜；次闻王语，音辞清彻，亦生欢喜；乃至见

王，默然无言，又怀踊跃；及与王辞，还归所止，回恋顾慕，步步怅怏，如饥渴人不得饱满。二者、诸小刹利，三者、毗舍，四者、首陀罗，亦复如是。此为转轮圣王四奇特事。当知阿难亦有此四奇特之事：一者、若诸比丘从远方来，欲问讯我，次见阿难，皆生欢喜；闻其说法及见默然，亦复欣悦；辞别而退，恋德情深，不能有已。二者、比丘尼，三者、优婆塞，四者、优婆夷，亦复如是。汝等当知，阿难有此四奇特事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汝今不应自生苦恼而作是言：‘天人之师将般涅槃，我今无复解脱之期。’所以者何？凡我所说一切法藏，于我灭后，思惟奉持，勤行精进，不久自当得于解脱。”

尔时，阿难既得如来梵音安慰，忧恼小除，而白佛言：“我今心意，如小醒悟，欲有所请，唯愿哀愍。”

佛即答言：“欲请何事？”

阿难言：“此鸠尸那城，比余大国，极为边狭，人民又复不能炽盛。唯愿世尊，往余大国，王舍城、毗耶离城、舍卫国城、婆罗奈城、阿踰阇城、瞻波城、俱睒弥城、德叉尸罗城。如是诸城，所处正中，人民炽盛，国土丰乐，皆多信心，智慧聪明。唯愿世尊，往彼诸城而般涅槃，广利其中诸众生等。”

尔时，世尊答阿难言：“汝今不应作是请我言，此鸠尸那城为边狭也。汝当谛听，今为汝说。阿难，过去久远，此鸠尸那城有转轮圣王，名大善见，七宝具足，王有千子能伏怨敌，皆以正法化诸人民。尔时，此城名鸠尸婆帝城，东西二门，其间相去十二踰阇那；南北二门，其间相去八踰阇那。其城四面，周匝七重，其内一重淳以黄金，其第二重淳以白银，其第三重淳以琉璃，其第四重淳以玻瓈，其第五重淳以砗磲，其第六重淳以玛瑙，其第七重杂以众宝。其城楼橹皆悉七层，窗牖栏楯七宝雕饰，悬众宝铃网罗上，其间相去尽一箭道。其城四门，门各九重，庄校严饰，光丽悦目。七重城外各有堑水，其水澄洁具八功德，皆以七宝而为阶陛，诸杂类鸟鸾凰、孔雀、凫雁、鸳鸯，翻翔飞舞，鸣集其中。其水复有鸠牟头华、郁波罗华、分陀利华，青黄赤白杂色莲华。又其岸上，有七行宝树行各异宝，微风徐起吹彼树枝，条叶相触，音如天乐。城中人民皆悉盈满，安隐丰乐极为炽盛，诸五欲具如忉利天。道路之中悬诸明珠，人民行止，初无昼夜。此城恒有十种音声：一者、象声，二者、马声，三者、车声，四者、鼓声，五者、螺声，六者、琴瑟等声，七者、歌声，八者、扣钟击磬设大会声，九者、赞叹持戒人声，十者、互共说法语论之声。大善见王有诸威德，端正第一，众人见者无不爱敬，长寿欢乐身无小疾。王性慈仁，愍念一切，犹如慈父怜爱其子，一切人民亲敬于王亦复如父。

“阿难，大善见王别于一时，欲出园林游观嬉戏，严四种兵各八万四千。又复后宫夫人婇女，亦严八万四千乘车，欲随游看。时王又复敕于国中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，令随出游。严驾办已，时主兵臣入白王言：‘四兵已办，愿王知时。’时王即便升白象舆，与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、大臣眷属及以四兵，前后围绕，出往园中，象行骏疾，犹如风驰。尔时，诸臣及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，共谏王言：‘大王久在深宫之中，外诸人民无缘见王。今者既往园林游观，诸人民众充塞路侧，皆悉瞻仰欲见大王。以是事故，愿敕御者，不须迅速。’王闻此语，即敕御者，令徐徐行。路边人民，恣意瞻仰，如子见父。尔时彼王见诸衢巷，无不平坦，又七宝树罗列荫映而无池水，即敕一臣，夹诸路侧，造七宝池，其间相去皆一百弓。又令栽植种种名华，又复敕令一一池间给诸侍人，有来浴者供以香华，又与饮食，恣意取足，如是供给不舍昼夜。又敕彼臣，自今已后，四远人民有来求乞，随须给与。既到园林，与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并余大臣，游观嬉戏，乃至日暮，珠光明曜，如昼无异，不见日影乃知是夜。时王与诸婆罗门、众长者、居士并余臣民，嬉戏讫已，还归宫城。别于他日，时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及与大臣，持众名宝，共来献王。王即语言：‘我于近日园林游戏，敕于某臣，自今已去，有来求索，随意给与。我之布施乃至如是，卿等云何反以众宝而来献我？’时王即便心自思惟：‘此诸人等，所以持宝来献我者，皆缘国中富贵之故。如此之事，由民贫来。’即敕藏臣，出诸珍宝及资生具，置四衢道，捶钟击鼓，唱令四远：‘大善见王，今开宝藏以用布施。若有所须，随意来取。’王恒如是广行布施，利益众生不舍昼夜。

“尔时，国中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及以大臣而白王言：‘大王，常可所居宫殿极为褊狭，我等每来问讯王时，诸侍从者不相容受。唯愿大王，开拓令广。’王闻此语，默然许之，心自念言：‘我今宜应开阔住处。’时天帝释知王心念，呼一天子，名毗首建磨，极为妙巧，无事不能，而语之言：‘今阎浮提转轮圣王，名大善见，其今欲更开拓宫城。汝便可下为作监匠，使其居处严丽雕饰如我无异。’彼天奉敕即便来下，犹如壮士屈伸臂顷，到阎浮提，当王前立。时王既见彼天子形，风姿端正必知非凡，而问之言：‘汝是何神而忽来下？’天即答言：‘大王当知，我天帝释之大臣也，名毗首建磨，极闲工巧。大王心欲开广宫殿故，天帝释遣我来下，为作监匠以助于王。’王闻此言，心怀欢喜。时彼天子，即便经始，开廓宫城。城之四门，其间相去二十四踰阇那。为王起殿，高下纵广各八踰阇那，七宝严丽如帝释宫。其殿凡有八万四千间隔住处，皆有七宝床帐卧具。又复为王起说法殿，高下纵广亦八踰阇那，七宝庄严无异于前。其殿四面，有七宝树，及以名华，列植荫映。又造宝池，其水清洁，具八功德。其殿中央，施师子座，七宝庄严，极为高广，覆以宝帐，垂七宝。又为四远来听法者，设四宝座，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玻瓈，其数凡有八万四千。毗首建磨既为彼王造作宫城皆悉竟已，与

王辞别，忽然不现，还归天上。

“时大善见王既见宫城皆悉修立，即敕击鼓唱令国界：‘大善见王，却后七日，当为一切说种种法。若欲乐闻，皆可来集说法殿上。’时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、大臣、人民，闻此唱令，至于其日，皆悉来集。时王即便上说法殿，登师子座，一切来众亦皆坐于四宝之座。尔时，彼王先为诸人说十善法，然后又为开余法门，乃至经于万二千岁。其国众生，若有曾闻彼王法者，命终生天，不堕三塗。

“阿难，彼王恒作如此利益一切众生。阿难，时大善见王于静室中，心自念言：‘我过去世，有何行业，修何善根，生世尊贵，有大威德，色力寿命人无等者？正当由于过去世中，广修布施、忍辱、慈悲故，今获得如此报耳！我今宜应更修进胜。’而便思惟，不久之间即得初禅，乃至得于第四禅，复更修习四无量心。阿难，大善见王又教夫人及以婇女，令修四禅。

大般涅槃经卷下

“尔时，雪山有八万四千白象，日日来到列王殿前。时王心念：‘此诸白象恒来我所，经由道路践籍众生。’即便敕语主兵臣言：‘自今已后，不须此象日来我所，经一千岁可令一来，但令四万二千便足，不必其满八万四千。’

“王玉女宝名曰善贤，与余夫人及以婇女八万四千人，于静室中坐禅思惟经四万岁，共相谓言：‘我等在此坐禅思惟经四万岁，不见大王，今者宜应礼拜问讯。’作此言已，即便相随，到于王所。其余宫人，入白王言：‘善贤今与八万四千女人，来问讯王。’时王闻已，即便往于说法殿上，升师子座。俄尔之顷，善贤等至，王即唤前。时善贤等相随而进，到于王所，头面礼足，次第而坐，即作是言：‘我等共在静室之中，坐禅思惟经四万岁，不见王久，故来问讯。欲有所说，唯愿听许。’王即答言：‘善哉随意！’

“善贤即便而白王言：‘此阎浮提、西瞿耶尼、北郁单越、东弗婆提，四方人民极为炽盛，富乐安隐，皆行十善，并是大王德化力也。此阎浮提，如鸠尸婆帝城者，其数凡有八万四千。此诸城等国王、臣民及婆罗门，皆悉来此，欲见大王。而王坐禅经多年岁，来朝谒者皆不相见，譬如孝子不见慈父。又四天下，不见大王游历甚久。唯愿大王，善将时宜，抚接民人。我等女弱，于国无益，所以坐禅适意久远。大王处贵统摄内外，一切人民莫不宗仰，岂得如我女人所行！白象车马，其数各有八万四千，大王宜应乘之游观。大王昔日恒为一切说种种法，授以十善，顷来坐禅斯事顿废。’于时善贤以如此事种种谏王，大善见王闻此语已而答之言：‘汝于前后每以善事而谏劝我，今闻汝言

，殊乖昔意。’尔时，善贤闻王此诲，心生懊恼，垂涕念言：‘我向所以谏大王者，正以所见，谓为得中，不图乃复更生罪咎！’即从座起顶礼王足，而白王言：‘今我愚痴不识正理，乃以此事而用上谏。唯愿大王，听我忏悔。’

“尔时，大善见王答善贤言：‘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恩爱合会亦复别离。此四天下虽尔炽盛，我亦不久当舍弃之。我于往昔八万四千岁而为婴儿，八万四千岁而为童子，八万四千岁为灌顶太子，八万四千岁为灌顶王，然后得成转轮圣王，领四天下，七宝具足，八万四千岁统理民务，八万四千岁为诸人民讲说诸法，八万四千岁坐禅思惟。从尔已来，五十八万八千岁，虽复如此寿命延长，会归于尽。我今已老，死时将至，古昔诸王尊贵快乐如我不异，亦复迁谢归于无常。鸠尸婆帝城及余八万四千大城会亦磨灭，不应于此独生爱著长放逸心。我今所以获此尊胜，皆由往昔积诸善业，今者宜应广植诸善造来生因，是故坐禅经积年岁。’

“尔时，善贤等闻王此言，心大欢喜，顶礼王足，退还所住。如是不久，王得笃疾，自知命尽，即立太子而以为王，集余大臣及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，以四海水灌太子顶。事既毕竟，王即命终，上生梵天。

“阿难，大善见王，王四天下，而其所居，唯阎浮提大城。虽有八万四千，而其所处，唯鸠尸婆帝。雪山之中有八万四千白象之宝，而王所乘，不过一象。虽有八万四千骏马，而王所骑，不过一匹。虽有八万四千七宝之车，而王常驾，不过一乘。虽有八万四千夫人，王之所爱，唯在一人。雕饰宝殿八万四千，王之所处，不过一室。身之所须，饱足而已，而王役虑四方，缠心物务，徒劳精神，于身无益。

“阿难，大善见王，岂异人乎？我身是也。我于往昔获此尊贵，所居国城即在于此。我于此城作转轮王不可称数，成就利益无量众生。今者诸天充满虚空，皆是我昔为王之时，以诸善法教化所成。其于今日复在此城见般涅槃，当令其获般涅槃果。

“阿难，以是事故，汝云何言此鸠尸那城为边狭耶？我今决定住于此城而般涅槃。”

当于如来说此事时，诸天及人亿那由他，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，即共同声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往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以诸善法利益我等，今又于此以般涅槃乐安立于我。”即散名华，并作天乐，歌呗赞叹，供养如来。

尔时，阿难而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此鸠尸那城，过去乃有斯奇特事！我今不复生小心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汝今可入鸠尸那城语诸力士道，我今日于后夜分入般涅槃，皆悉令来与我相见。若有所疑，恣意请问，莫令于我般涅槃时不及相见，后生悔恨。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言已，垂泣懊恼，顶礼佛足，摄身威仪，与一比丘俱共入城。时鸠尸那城诸力士等，男女大小，始共集聚，论叙如来当般涅槃，各各皆欲往诣佛所。会见阿难，即便问言：“我闻世尊在双树间将般涅槃，正共言论欲至佛所。”于是阿难具以如来所敕之辞告诸力士，力士闻已，悲号懊恼，闷绝躃地，互共微声而相谓言：“呜呼苦哉！世间眼灭！我等从今何所归依？犹如婴儿失于慈母，从今已去，人天转减，三恶道趣日就增盛。”白阿难言：“我等眷属，今欲相随往至佛所。”

是时，阿难还白佛言：“以世尊语入城宣示，诸力士众莫不惊绝涕泣歔欷，皆悉当来瞻奉世尊。”诸力士等，男女大小，一切相随，流泪呜咽，缘路而进。是时，阿难见诸力士人数甚多，心自念言：“若此人众一一礼佛无有竟时，我今当令家家一时礼。”诸力士众至佛所已，阿难即便普语之言：“汝等来众为不少，若人人礼佛不卒得竟，今可家家一时礼也。”力士奉旨即便礼佛，退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，住寿一劫若减一劫，不般涅槃，利益一切诸天人民。今诸众生无有慧眼，唯愿世尊，为作开导。”

尔时，如来告力士言：“汝今不应作此请我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恩爱合会必归别离，设我住世若满一劫，会亦当灭。我所说法但当忆持诵念勿忘，此则不异我在世也。”诸力士等闻佛此言，不果所请，心怀愁悴，悲泣懊恼，默然而住。

尔时，鸠尸那城有一外道，年百二十，名须跋陀罗，聪明多智，诵四毗陀经，一切书论无不通达，为一切人之所宗敬。其闻如来在娑罗林双树之间将般涅槃，心自思惟：“我诸书论，说佛出世极为难遇，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。其今在于娑罗林中，我有所疑，试往请问。瞿昙若能决我疑者，便是实得一切种智。”作此念已，往到佛所，在于林外，逢见阿难，即语之言：“我书论中说佛兴世极难值遇，亿千万劫时时乃出，如优昙钵华不可数睹。在世教化，我初不见，今闻在此娑罗林中当般涅槃。我有所疑，欲往请问，汝可为我白世尊言，道我今者欲希相见。”

尔时，阿难闻其此语，心自思惟：“世尊今者四大不和，接对来久，已自增恶。若复与此外道相见，必有言论，容致损剧。”即答之言：“世尊今者四大不和，寝卧林中极苦身痛。汝今不须见如来也！莫临世尊般涅槃时而作障碍。”须跋陀罗如是三请，阿难亦复如是三答。

尔时，世尊以净天耳，闻须跋陀罗请阿难声，又观其根，是可度时，即以梵音告阿难言：“汝莫于我最后弟子独作留碍，听须跋陀罗前来，我欲见之。此人质直聪慧易悟，所以来进欲决疑难，非为故来论胜负也。”于是阿难即承佛教，语须跋陀罗：“世尊今已敕听汝前。”须跋陀罗闻佛许前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而心念言：“沙门瞿昙，决定是得一切种智。”即前佛所，互相问讯坐于一面，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欲有所问，唯愿听许。”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跋陀罗，恣汝所问。”

须跋陀罗即问佛言：“今者世间沙门、婆罗门，外道六师富兰那迦葉、末伽利拘赊梨子、删阇夜毗罗视子、阿耆多翅舍钦婆罗、迦罗鸠驮迦旃延、尼揵陀若提子等，各各自说是一切智，以余学者名为邪见，言其所行是解脱道，说他行者是生死因，互相是非，云何而得知其虚实？何师应得沙门之称？何师定是解脱之因？”

尔时，如来即答之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跋陀罗，乃能问我如此之义。谛听！谛听！吾为汝说。须跋陀罗，诸法之中若不见有八圣道法，当知无有一沙门名，二及三四亦复不有；既无沙门，亦无解脱；解脱既无，非一切种智。须跋陀罗，若诸法中，有八圣道法，当知必有四沙门名；有沙门名，则有解脱；既有解脱，是一切种智。须跋陀罗，唯我法中，有八圣道，有四沙门名，是解脱道，是一切种智。彼诸外道富兰那迦葉等，其说法中，无八圣道，无沙门名，非是解脱及一切种智。若言有者，当知必是虚诳之说。须跋陀罗，一切众生，闻我所说，信受思惟，当知其人必不空闻要得解脱。须跋陀罗，我在王宫未出家时，一切世间皆为六师之所迷醉，初未见有沙门之实。须跋陀罗，我年二十有九，出家学道；三十有六，于菩堤树下，思八圣道究竟源底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一切种智；即往波罗捺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，为阿若憍陈如等五人，转四谛法轮，其得道迹，尔时始有沙门之称，出于世间福利众生。须跋陀罗，当知我法能得解脱，如来实是一切种智。”

尔时，须跋陀罗既闻如来说八圣道，心生欢喜，举身毛竖，渴仰欲闻八圣道义，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，为我分别八圣道义。”于是世尊即便为其分别广说，须跋陀罗既闻佛说八圣道义，心意开朗，豁然大悟，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，即白佛言：“我今欲于佛法出家。”于是世尊即便唤之：“善来比丘。”须发自落，袈裟著身，即成沙门。世尊又为广说四谛，即获漏尽，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汝今当知，我于道场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最初说法度阿若憍陈如等五人，今日在于娑罗林中临般涅槃，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。诸天及人，无复更应闻我说法而得度者。若有善根应得解脱，当来皆是我之弟子，展转相教。阿难，须跋陀罗，虽是外道，而其善根应成熟时，唯有如来能分别知。我般涅槃后，若有外道

欲于我法求出家者，汝等不应便听许之。先令四月诵习经典，观其意性为虚为实。若见其行质直柔软，于我法中实有深乐，然后方可听其出家。阿难，所以然者？汝等小智，不能分别众生之根，是故令汝先观之耳。”

尔时，须跋陀罗而白佛言：“我于向者，欲求出家，世尊若令先于佛法四十年中赞诵经典，然后听我而出家者，我亦能尔，岂况四月！”

尔时，世尊即告之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跋陀罗。我观汝意，于我法中殷勤渴仰，今作此言，非为虚设。”

尔时，须跋陀罗前白佛言：“我不今忍见天人尊入般涅槃，我于今日欲先世尊入般涅槃。”佛言：“善哉！”时须跋陀罗即于佛前，入火界三昧而般涅槃。

尔时，如来告阿难言：“汝勿见我入般涅槃便谓正法于此永绝。何以故？我昔为诸比丘，制戒波罗提木叉，及余所说种种妙法，此即便是汝等大师，如我在世，无有异也。阿难，我般涅槃后，诸比丘等，各依次第，大小相敬，不得呼姓，皆唤名字，互相伺察，无令众中有犯大戒，不应窥求觅他细过。车匿比丘，应与重罚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与何重罚？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与重罚者，一切比丘勿与共语。”于是阿难如教奉行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今者若有疑难，恣意请问，莫我灭后生悔恨言：‘如来近在娑罗林中，我于尔时不往咨决，致令今日情有所滞。’我今虽复身体有疾，犹堪为汝等解释疑惑。若欲于我般涅槃后奉持正法利益天人，今宜速来决所疑也。”世尊乃至如是三告，诸比丘等默然无有求决疑者。

尔时，阿难即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如是三诲，而此众中无有疑者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阿难。今此众中，五百比丘未得道者，我般涅槃后，未来世中，当得尽漏。汝亦当在此中数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若见我身口意脱相犯触，汝当语我。”

时诸比丘闻佛此语，流泪懊恼而白佛言：“如来岂当有身口意微细过耶？”

于是如来即便说偈：

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

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”

尔时，如来说此偈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知，一切诸行皆悉无常。我今虽是金刚之体，亦复不免无常所迁。生死之中极为可畏，汝等宜应勤行精进，速求离此生死火坑，此则是我最后教也。我般涅槃，其时已至。”时诸比丘及余天人，闻佛此诲，悲号涕泣，闷绝躃地。如来即便普告之言：“汝等不应生此悲恼，诸行性相，皆悉如是。”于是，如来即入初禅，出于初禅入第二禅，出于二禅入第三禅，出于三禅入第四禅，出第四禅入于空处，出于空处入于识处，出于识处入无所有处，出无所有处入于非想非非想处，出于非想非非想处入灭尽定。

尔时，阿难既见如来湛然不言，身体肢节不复动摇，即便流泪而作是言：“世尊今已入般涅槃。”尔时阿㝹楼驮语阿难言：“如来即时未般涅槃。所以湛然身不动者？正是入于灭尽定耳。”

尔时，世尊出灭尽定，更还入于非想非非想处，乃至次第入于初禅，复出初禅入第二禅，出于二禅入第三禅，出于三禅入第四禅，即于此地入般涅槃。尔时，阿㝹楼驮语阿难言：“世尊已于第四禅地入般涅槃。”

于是阿难及四部众，闻阿㝹楼驮作此言已，悲号呜咽，闷绝躃地。其中或有举手拍头捶胸大叫，共相谓言：“世间眼灭，一何速哉！一切众生，从今已去，谁为导者？人天方减，恶道日增。”时虚空中天龙八部，涕泣滂沱犹如骤雨，互相谓言：“我等从今谁为归依？犹若婴儿失于慈母，三恶道径日就开阔，解脱之门方巨重关，一切众生沉沦苦海，亦如病人远于良医，又似盲者失所牵导。我等既去无上法王，烦恼之贼日见侵逼。”唱此言已，闷绝懊恼不能自禁。时鸠尸那城诸力士众，皆悉勇健，犹如香象，既见如来入般涅槃，神情憔悴，如病新起。当于尔时，大地震动，天鼓自鸣，四大海水波浪翻倒，须弥山王自然倾摇，狂风奋发，林木摧折箫索枯悴，骇异于常。

尔时，大梵天王即说偈言：

“过去与未来，及以今现在，

无有诸众生，不归无常者。

如来天人尊，金刚身坚固，

犹不免无常，而况于余人？

一切诸众生，爱惜保其身，

薰余以香华，不知当毁灭。

如来金色身，相好以庄严，

会亦皆弃舍，应入般涅槃。

永断诸烦恼，成一切种智，

犹尚不得免，况余结累者？”

尔时，天帝释即说偈言：

“一切诸行性，实是生灭法，

两足最胜尊，亦复归于尽。

三毒炽然火，恒烧诸众生，

无有大悲云，谁能雨令灭？”

尔时，阿鸽楼驮即说偈言：

“如来于今日，诸根不摇动，

心意会诸法，而弃于此身。

恬然绝思虑，亦复无诸受，

如灯尽光灭，如来灭亦然。”

尔时，阿难即说偈言：

“大地忽震动，狂风四激起，

海水波翻倒，须弥宝山摇，

天人心悲痛，泣泪犹如雨，

皆悉大恐怖，如被非人执，

由佛般涅槃，故有如此事。”

尔时，众中有未得道比丘人天，既见如来已般涅槃，心生懊恼，宛转于地；已得道者，深叹世间无常之苦，悲号啼泣不能自胜。是时，阿鸽楼驮语诸比丘及以天人：“汝等不应生大忧恼。如来前已为汝等说，诸行性相，法皆如是，云何犹故而悲泣耶？”

尔时，阿难即便普语四远来众：“如来今已入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众人闻阿难言，悲号啼泣闷绝懊恼，而以微声语阿难言：“今此人众极为阗塞，三十二喻阇那皆悉充满。唯愿尊者，各令我等次第得前亲见如来，最后瞻仰礼拜供养。如来出世难可值遇，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。今者亲在此般涅槃，愿必哀愍，令我得

见。”

尔时，阿难闻众人言，心自思惟：“如来出世，极为难值，最后供养亦复甚难。我今当令谁在于先供养佛者？今者宜使诸比丘尼及优婆夷，得在前来供养佛身。所以然者？斯等女弱，昔来之时，不必得到如来之所，以是因缘故宜在先。”作此念已，即便普唱诸比丘尼及优婆夷，皆听前于如来身所。诸比丘尼及与无量优婆夷等，俱到佛所，既见如来已般涅槃，啼泣懊恼，围绕礼拜，种种供养。

尔时，有一贫穷优婆夷，年一百岁，见诸婆罗门，并及刹利、长者、居士、力士妻女长幼大小，以妙香华种种供养，自伤贫乏独绝此愿，心自思惟：“如来出世极为难值，最后供养复为甚难，而今穷罄无以自表。”作此念已，倍增悲恸，临佛足上心大懊恼，涕泣流连污如来足：“愿我将来所生之处，常得见佛。”诸比丘尼及优婆夷，供养毕已，即还本处。

尔时，阿难又复普告诸余人言：“诸比丘尼及优婆夷供养已毕，汝等可前次第供养。”时诸人众以次而来到佛身所，既见如来已般涅槃，号泣宛转心大悲恼，以诸供具而用供养。

尔时，诸力士众皆悉集聚，共相谓言：“我等今者，云何阇维如来之身？世尊临欲般涅槃时，应有遗敕。”即便共往，问阿难言：“我等今者欲共阇维如来之身，其法云何？世尊临可般涅槃时，当有遗旨，唯愿见告。”

尔时，阿难语力士言：“如来遗敕阇维之法，令与转轮圣王等无有异。”阿难即便具说佛向所敕之事。诸力士等闻阿难言，皆共严办阇维之具，先造宝舆雕镂庄丽，以如来身置宝舆上，烧香散华，作众伎乐，歌颂赞叹，于音乐中而说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、不净之法。

时诸力士白阿难言：“如来今者既般涅槃，最后供养极为难遇。我等请留如来之身，七日七夜恣意供养，令诸天人长夜获安。”阿难即便以力士言问阿鵄楼驮，阿鵄楼驮答阿难言：“善哉随意！”阿难尔时告诸力士：“听留佛身七日七夜恣意供养。”时诸力士闻阿难言，心大悲庆，即于林中种种供养。满七日已，时诸力士以新净绵及以细氎缠如来身，然后内以金棺之中，其金棺内散以牛头栴檀香屑及诸妙华，即以金棺内银棺中，又以银棺内铜棺中，又以铜棺内铁棺中，又以铁棺置宝舆上，作诸伎乐歌呗赞叹。诸天于空，散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曼殊沙华、摩诃曼殊沙华，并作天乐，种种供养，然后次第下诸棺盖。

时力士等共相谓言：“七日之期今者已满，我等宜应举如来棺，周匝绕城，令诸人民恣意供养，然后往于城南阇维。”作此言已，即便共举如来之棺，尽其身力而不能起，各共惊怪不知何故，而以问于阿鸠楼驮：“我等诸人欲举佛棺，周匝绕城，还趣南门供养阇维，尽竭身力而不能举，不知此是何等事相？唯愿尊者为我说之。”时阿鸠楼驮语众人言：“所以然者？虚空诸天欲令佛棺周匝绕城，从北门入住于城中，听诸天人种种供养。然后应从东门而出，往于宝冠支提之所而阇维之。”彼诸力士闻此语已，共相谓言：“诸天意尔，宜应顺从。”即举佛棺，绕城一匝，从北门入，住城之中，听诸天人恣意供养，作妙伎乐，烧香散华，歌呗赞叹。诸天于空，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曼殊沙华、摩诃曼殊沙华，并作天乐，种种供养。供养讫已，即便从城东门而出，往于宝冠支提之所。既到彼处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八部，感结悲哽不能自胜，而便聚积牛头栴檀及诸杂香。又于耨上，敷舒缯氎，施大宝帐以覆其上，举举宝棺，绕彼香耨周回七匝，烧香散华，作众伎乐，而以宝棺置香耨上，取妙香油周浇洒之。

时四部众并诸天人，恋慕懊恼不能自胜，即便以火从下烧之，火不肯燃，乃至再三亦复不燃。时诸人众不知所以，即以此事问阿鸠楼驮：“三烧香耨，何故不燃？”阿鸠楼驮言：“所以然者？尊者摩诃迦葉在铎叉那耆利国，闻于如来欲般涅槃，与五百比丘从彼国来，欲见世尊，是以如来不令火燃。”尔时大众闻此语已，深叹奇特。

尔时，摩诃迦葉在铎叉那耆利国，遥闻如来在鸠尸那城欲般涅槃，心大悲恋，与五百比丘缘路而来。去城不远，身患疲极在于路边，与诸比丘坐于树下。见一外道，手执曼陀罗华，迦葉问言：“汝从何来？”答言：“我从鸠尸那城来。”迦葉又问：“汝知我师应正遍知不？”其即答言：“识。汝大师在鸠尸那城娑罗林中双树之间，已般涅槃，得今七日。即时正在宝冠支提，将欲阇维。天人充满，互竞供养故，我于彼得此天华。”

尔时，迦葉闻此言已，悲号哽咽，诸比丘众闷绝躃地，而以微声共相谓言：“呜呼苦哉！世间眼灭。”于是迦葉而安慰之：“汝等不应作此苦恼，诸行性相皆悉如是，如来天尊犹尚不免，况复余人而得脱耶？宜应精进求离世苦，今可速起，前于宝冠支提之所礼拜瞻仰。”尔时，众中有余比丘，晚暮出家，愚痴无智，共相谓言：“佛在世时，禁呵我等不得纵意，既般涅槃，何其快哉！”是时迦葉与诸比丘，进鸠尸那城，到于宝冠支提之所，见如来棺在香耨上。悲泣流泪围绕七匝，而登香耨，至宝棺所，在于足处号啕呜咽，头面作礼。

尔时，如来于宝棺内而出双足，迦葉见此倍增悲惊。时诸天人既睹奇特希有之事，莫不嗟叹，深生苦恋。尔时，迦葉见佛足上而有点污，即便回顾，问阿难言：“如来足上何缘有此？”阿难答言：“如来初可般涅槃时，四众充满。我时思惟，若令大众同时进者，女人羸弱，不必得前，即便先听诸比丘尼及优婆夷到如来所礼拜供养。尔时，有一贫穷优婆夷，年一百岁，见诸婆罗门及以刹利、长者、居士、力士、妻女、长幼大小，以妙香华种种供养，自伤贫乏无以表心，作此念已，倍增悲恸，临佛足上，心大懊恼，涕泣流连，污如来足。”

尔时，迦葉既闻此语，心怀惆怅，怪责阿难曾不呵止致此点污，即以香华供养佛棺，礼拜赞叹，皆悉毕已，于是双足自然还入。迦葉即便还下于地，以佛力故香薪自燃，四面火起，经历七日，宝棺融尽。于时诸天雨火令灭，诸力士众收取舍利，以千张氎缠佛身者，最里一张及外一重，如本不燃，犹裹舍利。

当尔之时，虚空诸天雨众妙华，并作伎乐，歌呗赞叹，供养舍利。时诸来众及以力士，皆悉各设种种供养。诸力士众即以金罂收取舍利，置宝舆上，烧香散华，作众伎乐，还归入城，起大高楼而以舍利置于楼上。即严四兵，防卫守护，唯听比丘及比丘尼，得入礼拜，种种供养。其余国王及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、一切人民，皆不听前。

尔时，韦提希子阿阇世王，闻彼力士收佛舍利置高楼上，而严四兵防卫守护，心大悲恼，又复忿怒诸力士辈，即便遣信，语力士言：“世尊在世，亦是我师。般涅槃时，恨不临见。我之族姓及与世尊，皆是刹利，汝今云何独收舍利置高楼上，而严四兵防卫守护，不分余人？汝便可以一分与我，我欲于国起妙兜婆，兴诸供养。若能见许，永通国好。不见许者，兴兵伐汝。”余七国王及毗耶离、诸离车等，遣使之法，皆亦如是。时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，亦各遣信，白力士言：“世尊亦是我等之师，愿能哀愍，赐舍利分。”时诸国使到力士所，具宣王意。力士闻已，深怀不平，答诸使言：“佛来我国而般涅槃，舍利自然应属我等，欲于国界兴造兜婆庄严供养，此不可得。若兜婆成，恣汝等意，快共来此供养礼拜。若欲兴兵而见向者，此国军众，亦足相拟。”时彼诸使各归本国，人人向王说如此事，诸王闻已益怀瞋忿，各严四兵而往攻伐。时诸力士亦严战具，以拟来敌。

鸠尸那城中，有一婆罗门，名徒卢那，聪明多智，深信三宝，心自思惟：“彼八国王及诸离车，身力壮健，军众精锐，又且力士勇猛难当，若交战者必无两全。”而即便语诸力士言：“汝等虽复勇锐果敢，彼八国王齐力同心，人众云集，军阵猛盛。若战斗者，理无两全，锋刃既交，必有伤害。如来在世教人行慈，而于今日，忽相杀戮。汝等不应吝惜舍利，宜分诸国及离车等，各于其界造立兜婆，称于世尊往昔之训，又使汝等

普获福利。”诸力士众闻此语已，心意解悟，即答之言：“汝之所说，实得于理，听如汝言。”彼婆罗门见力士众皆悉解甲，即便出城，语诸王言：“汝今为法何故兴兵？”诸王答言：“我为法故远求舍利，而见拒逆不肯分与，是以今者兴兵共来。”时婆罗门复语王言：“我已相为和，诸力士皆悉与汝舍利之分，可取宝瓶，为汝分之。”八王欢喜，奉授金瓶。彼婆罗门受诸金瓶，持以还归，于高楼上而分舍利以与八王。于时八王既得舍利，踊跃顶戴，还于本国各起兜婆。彼婆罗门从诸力士，乞分舍利瓶自起兜婆。诸力士等取其一分，于阇维处合余灰炭而起兜婆，如是凡起十处兜婆。如来从始欲般涅槃，及般涅槃后至于阇维，起诸兜婆其事如是。其后迦葉共于阿难及诸比丘，于王舍城结集三藏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2 种 / 22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廾/積]	積	1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7090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036）
[少/兔]	㓜	11	Unicode 有此字（U+3779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145）